

厚德錄
晁氏客語
道山清話



百川學海第六卷

○厚德錄卷之上

百鍊真隱李

元綱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每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而已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其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為於不以人共殺女奴朶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廳事詬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孰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廉趣之不能上下皆恠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

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
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願事
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哭也傾
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
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
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
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
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
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
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陣國家八月不
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俟塞胡偵候狀
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
復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

遣使盧之翰實批及某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
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
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庭中何人報曰
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葺為樞密副使
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
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
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
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
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
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
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番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
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
香為誓明日稱愈又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汀州忿其久不下

百川李海
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數 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乃同脩起君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曾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入淫亂事覺語連及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 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讒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 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心出知某

州遺書大槩除翰林文槩復表議以歐陽脩不可超越先為

李士奏

論美之

轉運安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

領之與使州

多不循干州常下之其士卒堂悍糧賜優厚雖不

巡徽常瘠口不通判不行卒以為盡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

殺守伴朝廷遣知制誥田況實訪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

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卒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

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 上從之遣中使奉劔往於軍中斬昱之首以

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此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无此

言是必冤極者為之惜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正何

得行 上怒解昱之落職知號

王太尉曰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人而太尉專稱其長 上一

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及正

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无所隱益足以見其忠且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

由是益賢太尉兼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
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无
如駿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驕耳遂不以太尉疾亟上問以后事唯
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正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
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東吳軍尋改陝
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
豈可但除舊職即除尨曷正直李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
天下亦美許公不念旧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
掖乃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何是小手
亦參正即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復其局

章即公得蒙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
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后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進之大傅歡甚
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后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
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
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及其金帛并
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与衆俱死耳不願
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與子
孫及弟至時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无及弟者其父亦八房子孫出繼五
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朴鄉寧中以六資正知澠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
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闕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
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請減米價更賤民无餓死闕道治民所仕
有声在成都抗越尤著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

執正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閣
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祿鎮首請立皇
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閣道曰公不与景仁有隙乎閣道曰
不敢以私害公景仁公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景樸夫也事景久曩親信之既而去曩應募為兵以
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景以子李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
怒甚獄急景平生執友无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守臺門不啻給飲食
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景既恩州別為仍則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
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景何朔人不習嶺南
木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枝君之妃卿也數日曩感志不縊德旁无
家人達使毋守景尸出為之治喪朝父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
云於城南沃金然后去嗚呼達賤職也非知友古市臣烈上之行又非齷
跡求全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
終始无倦如此豈不賢哉嗚呼彼所得於景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

之循禮其德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人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
其愛師救也耶彼雖魏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天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述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亦逐之富人病且死
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礼久之其子巧於塗孝基見之測然
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知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
孝基恨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
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
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以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勸操為
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繡御滿野如守上
大臣竊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上或捕得數大缶誣以

樞密章崇之子挺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疇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特宰大怒別選暇鍊挺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矢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爲世之戒矣

建炎間侍御沈公進贈直龍圖閣詞云士有亟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矣暇釋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爲稱職而擅權誤國之入方且嫉惡而排之今公朝德明照爾積年之無辜使雖後世而不泯河圖當直職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靈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詞云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况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之身身更於爲善我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所定言可用其以相寺雄職爲子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適負所迫欲自經者則然盡以所賣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餓渴乎曰然指路隅竹筒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頌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淨屠參議何大主自閩來云與師孰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出方勺泊記編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捩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九上器具可有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富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沈愛樂善

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非角之年同於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誠罷復過僧於靈即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壤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亦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憲太后常謂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弟一小宋為弟十始信僧言不妄

趙隱道少保寬軍長著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徙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天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屬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幣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初金括下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亦陳正敏所記附

文正公之妾依雖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王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鬼幻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彼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所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遷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九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上置姬屬矣張在蜀

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莫以嫁仍處女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慶州也會江西饑數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
糶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
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
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執視地之空處惻然矣下鍾離君
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穽禽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突
慶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
我遂落民間而吏責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
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
令之女也吏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遵伯
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父于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
以嫁之

而見矣出魏泰東軒筆錄

竇禹錫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任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

道贈禹錫詩曰燕由竇士即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偃桂五枝芳人多

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僖曰儻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

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備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儻起君即初禹錫家豐

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

錫唯諾禹錫為人素長者先有家董盜用房錢二百于慮事覺有女年十

二三自寫券繫文辭云求賣此文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錫見而

憐之即焚券以其文囑妻曰善撫養之既并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

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錫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錫像晨興祝壽當

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

詣寺候夫物者須吏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錫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

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上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
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

不能自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
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
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妻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貶鬻由公活
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
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
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
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
由公之門登貢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
公之亡家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言之曰
汝二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
陰德特延弄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
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現世或報於來生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命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賦笑
而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實子即云出范文正公實諫議事跡記

厚德錄卷之中

石鍊真際李 元綱 端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
瓮水因穴而遊兒得不死蓋其活入手段已見於聖聖中至今京洛間多
為小兒擊瓮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飛來五石解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
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
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待立
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
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行之矣出僧惠洪冷齋
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署酒未發觴見線經數人管理喪具
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入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擗皆所未其無
然即徹堂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趙隣幾舍人好孝善著述 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亦有文前以
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文皆勿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
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
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
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
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文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
嗣乃去徂溲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厉天下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
子輪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尔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
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不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
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曰里
人皆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孝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劬繼登
第今為曹南令族

中王維濬州人治三傳春秋中弟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嘗簡肅

公宗直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口無祿俸不給母貧於玉猶不足則又懇
主預貸俸錢屬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
其祿祿經生仕無他志有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
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葵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
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慶之裕如無嫌
恨色是沉困銜管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
姓劉時魯已參六政立侍殿中 仁朝日魯曰豈即耶魯遽稱謝且具陳
其上 仁朝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
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
庶賢為善之報也

明道示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反募勇者得錢幾萬貫分遣括
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新芻官王叔買以其有羅官
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新芻與民官不復財民且蒙利又建隆景泰白

問以粟流移出俸錢置薦席蓋疏日與飯張有疾者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邊之本土是故諸郡卒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准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命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誦稱不已

賈詢慶都人個儻有奇節輕財尚義樂濟人之難士徇之救縣宰初釋奔山中無以自匿惟怯不能行詢負置其家又使親黨護送師府釋卒免害嗚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院

劉輝發判哀族人之不能為主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蘇子美庶曆中監進奏御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與嘗察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吉其為宦者得文符捕人夫獄者一待之名士却下為之紛駁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谷言於仁宗曰

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出苑
蜀公諫齊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
指蓋絕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宝愛開醮召清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
繡衣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以為吏將誤觸檯倒王盞俱
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
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此劉公諫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自白吾為將殺人多矣然
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
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出歐陽文
忠公歸田錄

李丞相純行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道去有女將十歲美
姿有得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正丞相天測之祝夫人曰願如已
子有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婚之止請以之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三

仁厚愛民奇尚已出滿中行瀾水瑣談

張忠定公諫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
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
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友欵欵之意公翊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
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北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
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君某之上座耶兼濟云无他長惟每歲遇
未交熟時以錢三万緡收糴至明年未交小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
亦增升亦无交下在我者初无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
此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后齋繁術至今
在仕路者比此青紫

張忠定公諫在蜀主帥平賊如夙惇草乱父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
无害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因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
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僕与
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輩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
君輩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輩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進
之文則未知輩之行遠某之乃々矣遂薦輩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
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張忠定公俛事退后有一聽子熟曉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
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左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房上有敢睡者邪
此必心極出憊使之然尔故憫之出李歐張華崖語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
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七後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聖秋
風秋草正離七子弟不敢復言出楊文公談苑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
答上存色曰如此臣耐間轉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聖
怒矣出嘉祐和志

之微有疑及情可憫者難許上請而法守多舉駁則官吏當不

所誨及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婦之友範果堅白其一親
報出備文室山山身錄

真宗敬懼語王文正公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
盡言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才帛不足憂所慮者正令賞罰有
所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罪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
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太后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
上出其狀當斬安危數有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
詔罪已臣事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
以明無罪狀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

真朝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
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与之遊沒盡可付御史獄案劾
王文正公且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与之等命是
日草本即无言及朝廷事臣託從來亦曾令推帝星辰具狀尚存因出以

奏曰果行已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之行欲因而齊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出王素王文正公家錄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与路稍上潜卷語定夜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月款曰真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正西昌朝陳執正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也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尔鍛鍊何等語和歐公遂清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六也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年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報卒急呼曰勿易之衆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正西昌朝陳執正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也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尔鍛鍊何等語和歐公遂清脫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封之未嘗使人見

王沂公嘗留守洛帥歲數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脇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至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因初准所未下之日嘗命陝西經略使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校書郎張子顛居三川間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爾今制定基貪虐无怙民將與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顛對以陰辭宣故事公頷之未幾檄召今至府面詰之仍示以卿未書較得自圖之刘首伏不敢有隱為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出王韓王沂公言行錄

工部侍郎胡宿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並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

辭之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求諭設陶器之因其后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鄰舍公有一文約与廷式為婚后来閨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閨訪隣翁已死女因病歿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烟士大夫廷式堅不可与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皆之卒与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愛而后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謹盜司欲逐之加其有美行遂為之闕署而后廷式管勾江州大平宮而妻死器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為文以美之出沈存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正特避嫌遠勢出入僕馬与寒士无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為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后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笑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无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謾也其人曰我

躬受之尔人豈待券契与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无敢當其以遂持以白子官時見老婦公尹京驗究律實斷与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无復良心惟心有利耳聞是二人之无可以釋一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家吳鼎臣在侍也二人相与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斥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未既為往还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与吾夫務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出呂原明語錄

元祐中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後官一日与季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抚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公以實對純夫覽其文致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奉且不可以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設請歸讀書李文且晉進士吳中詞謝而去 出晁氏客語

齊州有民家婦姓賀氏早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夫則負擔與

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旬浹其夫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也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為不孝之子其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忻然承事飲食者灌必盡其力未嘗微露形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之自以有所漸錫則必非理毀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如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飢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无人之所亦无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貧則以女弟呼之懇勤待之略无愠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无十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无怨可謂賢孝矣此婦主於窮賤之門口不知怒信之言耳不聞礼义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散哲无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 出范賢玉堂閑者

孫孝士元忠補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嘗對待講并文程正叔待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后不復敢深詆正叔因思今人如无思樂善者少矣特講謂

榮公台名曰呂居仁童蒙訓

曹彬嘗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曰是

進物言家備之由事年咸訪其親以还之无者如之 出聖宋撥遺

孫莘者知福州時民有欠布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不百方

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報曰願得福耳莘老曰

佛殿未其樂又无露坐者執若与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

之字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囚遂空

范文正公小季於府岸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也 亟屬文正曰

吾无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也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

樂一囊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在視后二十年得其子还之封

記如故出刘延年孫公談圃

前宰相祭確坐詩語識之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極辜執侍從

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

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問之過誅寬大臣今日幸動宜与將來為法

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錢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
怨於父母親至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息臣之區也實在於此出范忠宣
公行錄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
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逸之事聞朝廷大怒
時范文正公在正府富弼公在樞府弼公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
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下能守使民醜錢遺之法所
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交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
范公曰即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其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交郵無
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怨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
得醜出才物而免於被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
釋然後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奉方欲奉法而多
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
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不知所定

也而輕誅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
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
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榜程不能寐遶床歎曰
范六文聖人也出蘇子由老川別志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
書諉進陽遺其元晉帥趙贊得之以聞 太祖即詔謙轉械送闕下謙溥
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 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侯可寓逆旅有書生病極將為庸衣所誤侯與書生无契素持哀其途窮
輒叱去衣者自為調藥餌病病間始與之告別出處厚明呂氏家塾廣記
陳秦國公省華三子已貴秦公尚牙羔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
立左右坐客踖踏不安求法秦公笑曰此兒子輩尔后天下皆以秦公教
丁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

賣儀尚書家法整肅毋對客坐即二侍即三起居四參正五捕闕皆侍立
焉晉公談錄

厚德錄卷之下

百鍊真隱李元綱編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擢捨官吏小過輒已不憚曰今天下太平王事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無辜持心如此昔表安不以賊罪執人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嘗充陝西轉運使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无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粟二十万斛遂移文陝府如數与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途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安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无内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卹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加之出張唐英加祐各臣傳

沈龜曾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后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正及庠在洛龜手監麴院因出借縣人省物杖之道死七者實以

他疾而斃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治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為人也人以此稱庠長有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憲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萬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

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殺之馬少保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監其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万提燕福建刑獄始訊寃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后上言近歲以未父祖未葬而多別才異家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祈君

知制誥韓絳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絳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立冢頌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体量安撫時大饑遂發義倉粟賑貧乏獨耀州道租除尤圖閣待制 真宗救幸尤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而行簡

死於流必及稱道其長人以為長者

胡偕即則提率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万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賞而輕數人之生止藉為羨餘及除度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趙昌期為州人講易得錢一万事突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

盧諫諫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械道撞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粟輸入官而全活者數万人

方諫諫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諫言精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閔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

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突視而焚之且曰突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无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体量安撫所至賤之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有十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后鄉園改易骨肉論謝羸老者婦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也后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无婦望号怨之声動於四野祥符中退浪冗兵无婦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与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被奪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婦且奉事无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也媪又給以粟葉使婦養之皆感泣而去

刘吏部慶不治才產所牧私田友餘穀則以振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

馬少保高知洋州屬縣有亡命卒割劫為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傍屬曰夫能為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罪官耀今民轉粟以相贖足朝廷夜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及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戶浦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还其家徙虔州錄行行焉于牙門以示民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憚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无以自償請因上慮囚而一能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揚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便特屬部歲餼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曰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交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姚危李仲孫為許州司理而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
里胥嘗賈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
之嗣宗怒曰若非盜即然亦不敢遽決后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
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誠慎言知泉州會處飢夫癸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而皆愛
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為名者

張密李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利城價以
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當配閩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見之命
与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橋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秘監昆知梓州時會歲后歉民交流移大癸常平以賑之而自劾釋不
問

張密李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
視贖而辨之得不死人省服其明通判廬州嚴備會秦州監課緝緘數十
方事通十一州轉運使請清制使授于鳳翔詔擇奎因言監法起於軍中

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
獲利為多與夫雖之以自入官者而民怨緣而與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
一州所負奎注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道傍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
之血汗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
趣令具獄肅固待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學從易知慶州歲飢有持杖盜殺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
活者千餘人

王待制呂易知漢州會歲入飢乃出俸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
饑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瑄薦之

梅諫議學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僧之其急執事上言賑民
所以為惠也反接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樞內翰穎父適嘗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接劾之
為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誦生

天聖中進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成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待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正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亨遵路知崇州會成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公傳

明其家
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上卒謀亂事竟連逮者眾允元極意辨析以坐有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成飢發官粟救萬種賑民之得不流徙

趙龜孫為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返繫平民十數人楚京強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賴適出却意其有寃乃馳入縣獄

田聖將其邑之

王待制... 父死以財物分諸子毋乘惟與第及在臨邛轉運使... 族入一... 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

陳節使... 推通判流內... 時借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 不為人知者... 其功狀升擢之

陳... 中貫... 州... 運使... 窮... 飢... 出... 所得... 田... 粟... 盡... 以... 賑... 民... 富... 民... 有... 積... 粟... 者... 率... 令... 計... 口... 自... 古... 其... 數... 有... 餘... 則... 皆... 發... 之

楊發... 運... 日... 華... 知... 嘉... 州... 先是... 蜀... 旱... 饑... 而... 州... 民... 連... 官... 租... 以... 鉅... 萬... 計... 逮... 捕... 繫... 械... 歷... 數... 年... 不... 能... 償... 日... 華... 至... 悉... 奏... 蠲... 除... 之

石中... 介... 為... 嘉... 州... 軍... 事... 判... 官... 丁... 父... 母... 憂... 服... 耕... 徂... 徠... 山... 下... 葬... 其... 五... 世... 之... 未... 葬... 者... 七... 十... 疫... 曾... 人... 瘞... 為... 徂... 徠... 先... 生... 劉... 從... 事... 頗... 為... 嘉... 州... 任... 城... 縣... 土... 簿... 會... 成... 饑... 發

大姓所積粟以活數千人也
李防... 讓... 允... 則... 知... 潭... 州... 會... 湖... 南... 饑... 欲... 發... 官... 廩... 免... 賑... 之... 而... 後... 奏... 轉... 運... 使... 以... 為... 不

可免則曰頃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曉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
又報不可免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居者數萬人矣
趙觀察滋知雒州時契丹大飢糶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五民也
令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憐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有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
而載之得皆不死族飢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亂非吾
事試召其鄰里而周訪之皆曰此乎居族不事今以為盜則非也既二日
果得其盜降詔獎諭

斬獲舉宗說監滄州監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擊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
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
令人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張國威為大名府鉅縣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小呂瑋破東隄頓立
口示民之辟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土五十順流以濟之

免執溺者數萬人李仲昌治資聖扁後兵燹十人會兩潦道不通不能得
食又以舟濟以食

周謙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者听巫以飲食往口不得
愈濕為禁俗之背為巫者又刻方善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並提點
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悍良人鬻領外為奴婢至听其目陳得男女二
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宋輔孝輔死母子貧困希亮以女妻其子而贖
卹其母終身出兩朝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
使錢葬嫁給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
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死比劫盜禁
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歿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出熙豐故事名
臣傳

葉左丞憂得云余任許昌成值大水災傷西京有其得婦有節唐八吾寬
不可勝計令盡發當千所儲羨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
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獨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辜乎曰然
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求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
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
君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願界保伍
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
者賞且分常平餘粟會者量授以為賢事定被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
奪之備整而置之襁褍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
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
秘監且謫商州父未及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皆賀之詆
前居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耶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
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古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方意將以附

之文請慨然不為小吏計也曰吾豈真憂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
棄人之後而謂其非所不為豈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且不復
用舊聞矣宋武云後同其言乃載此文

趙康靖公蔡奉德其言曰宋嘗有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
秉政及文忠被謫康靖嘗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語救而保知而文忠不知
也

富韓公弼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遷除知鄆州復徙青
州說者不已入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
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織悉無不
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
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若
儉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譏公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公疑亦
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用適當此疑嘗見其與一所寫書云在青
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出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主為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元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象每一戶設飯一甌席一
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生節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出王
定因聞見近錄

王沂公會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之以金帛自奉甚薄
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
盡其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
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其讀出王時王沂公言行言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可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
館修撰胡寅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
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金匱節朝廷嘉其言是以
至今行之 出李汝本朝事實

大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振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

此守術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
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廟便
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與不合經義先帝信
方士和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後而不經也上與太后
感悟乃薄守術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之今後曾有贓私罪
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密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
士人亦有材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摺拾米鹽粟菜細碎
以為贓私者遂求不得進用衆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丞育奏欲
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
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敘用候經兩任如
別無私罪顯有材能並許奏舉特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
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

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飢故鄉民貨粟聽其自取中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悔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渡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災異飢饉而鄰郡多閑糴石正言充祕閣校理是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上從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以此耶上感寤之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已意御史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奉官司重行譴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拮拾者仰奏干繫管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

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已上無子孫者年二十已上待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懇上許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者以負多關少皆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夫人年過七十須吏無有侍側則坐然不安今使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其言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邪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以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者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無兼侍者皆外除之

出張唐英 仁宗君臣政要錄

元逵為馬步軍頭領鳩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自首者引對軒陛左右或勸 太宗殺之以戒効尤者遂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德 太宗悅悉赦之

趙韓王普初為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過滁上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

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矣

薛文惠公君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出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君止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宋準所至皆有治聲屢多遜畏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

太宗悟遂復穆官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實貧老酋二十人寓始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乞受代無以敢怨塞者也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囚

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矣

謝德權咸平中凶人劉輝僧澄雅訟報政與許州民陰結西戎為叛者詔

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

奏德權曰泌欲陷大臣邪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仁君何以御臣下臣何以

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者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關隴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三司使趙玘潛白

太祖太祖召普與玘面質玘大言普販木 太祖大怒追玘將逐普詔問

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玘誣罔大臣 太祖意解因令扶出

玘貶為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汝進納土其子文顯為泉州番守惟岳為通判會盜起僊縣蒲

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

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為朝廷 委令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及欲屠城

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汝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

怒欲殺之洪進給云判官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
十千馬一疋遣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驛追復之城餘從恩
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嘆益加禮重

查道初赴宰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万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吕翁家
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
又嘗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劉中丞温与性端厚方正動必由礼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人以太
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上有天靈蓋問
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然命致瘞於郊外矣

李玉嘗客於滄州吕亮門下劉守光破滄州盡殺吕亮家亮子琦年十四
玉負之以逃旬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吕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
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率馬裔孫遂

權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士彙薨或有以官府上聞者 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

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發耳今許王之
过未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 出范蜀公本朝家言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待
卞許將獨無言卞等退 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

盛德事
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出邵伯温辨証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 大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吕文靖
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上則從輕可也 帝深以為然故終 仁

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嘗為賈延徽謀我遇禍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
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卞急輕殺戮仁

浦营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
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

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

百八卷
記其辭者否溥曰便秘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尔世宗遂優贈其

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多遜善溥張洎上道
問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証察相張
洎章詔深攻其短張必時時造其第或問必必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嘗
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君可見

李滌父超為禁卒從備美掌刑刀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估者人
以為有陰德滌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眾在相位事有涉十請辭連李沆而齊賢
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獨乾德至咸平通負肝餘方釋較
囚二千餘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會知審刑院初遺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
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

後有失者矣自是遺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請分司
南京張謂必報之而知白符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與重名器人
服其公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
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遂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挫朝廷若一開姦萌則
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眾隨至
下令賊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
方刻石桂州驛今是後始有服藥者願外山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

數拜置亭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馬性嚴堯叟未嘗忤其意
陳文惠公希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知祥行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

章 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詔連姻宰相呂夷簡因詔中傷夷簡者堯佐

以為罪詎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詎家獲免

劉丞相沅曾祖景洪事揚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豫州人稱太宗賜景

洪附洪回德許之復以州歸行家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吁當法禹

餘人後必有降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蓋即

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沅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沅

費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隨西虜攻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

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

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

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板救傾河木災之民全活甚眾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濬授人金索知政事陳恕諭令及

禹錫實不知一日引囚詰便上殿頗怒化基降殺令囚相以見其善保且

遍曰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 太公益以為長者知杭州書詔張賀頗傲

忽之 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為其才吾不及他居官奉多施及魏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非其儆容益州故事流

首官以木六万石或五六部之以濟貧民 感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李參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促點刑獄 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責

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 能遍察也為州郡察兵一職吏

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點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置察部內官

受贓則降黜之

程文簡公琳知東興元吳玠諫祥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

三將節度使以公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知因而撫之

吳節使元稹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雍塞民有避水於

林抄者既濟以舟載又以象財賑之時數即被水患獨元稹所印民無憂

滿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过失平蜀遠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臣

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戰下所至服特

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服而彬獨進及

摧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納歸款偽朝君臣

亦

亦

穎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光輝者居朝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王樞密傳文天禧四年詔按朱能王先偽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
惡脇從者請皆得減死論法邊運民逃入番部檢至者有歸袍銀帶茶絲
之賞間有自歸而為番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嚴斬傳文遣習事者持信
紙哀招之至則驗而償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
邊郡
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官者李允良疑人毒死
其叔父訴請益棺驗視疇獨曰驗而允實是死故暴人口此安知非允良
有姦既而第治果引伏与叔家有怨
張文孝公顯為人寬厚長者亦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鹽知
鄆州兼東西路交旣使請弛其禁歲免鹽配者不可勝計
夏美公疎知襄州歲飢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賜詔褒諭
田樞密知成和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從事雖或小罪并
其家內從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家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拯為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
更倍於前皆摺據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
易公使錢十餘万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少為劉筠所知
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密學論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
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
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乱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
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
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又準貶道
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
之言者為慙

郭防禦境齊州歲飢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隣境至者郡人請闕以言詔立
碑出魯子固隆平樂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即既卧覺床策間有物逆其背揭
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比珠數百顆明日詢
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
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劔蒲林積假館遂行商人
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訟故道處物色之至蔡即見其榜即還訪
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
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
欵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
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出洪景盧
夷堅志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
願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
出官舍之事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慶厚知
登州寔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益額乞

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
退久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蹴踏再曰屢求退以主上未
於終無悔已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披
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訛乎
公言呂申公奏請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勅裁今為著令
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瞻視聽察之間有可以和解紛者不得不
為仰福祖考下貽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以上出傳
文簡公佳話

華陰呂君童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五女故無疾既聘而後
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
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以上出陳無已談叢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肅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
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
參預大政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

守 神文睿德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言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辜為其資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止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友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常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礼少從孝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氏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慶士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城飢出穀方斛損價以以之惠及傍

年深目至配所不作過入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民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東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

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 上曰未嘗見其疏但北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 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 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 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上深然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 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范文正熟視

笑曰寇準許大年純尚騃耳可劉與寇準知 上意亦詳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效置會夜千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紉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德預會為恨明日

真示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必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三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友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知荀氏八龍孔明臥正言子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他舒置心爾君子曰亶之垂亦可食乎

晁无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鬻之傷以上出于定國近錄卒記錄錄

公言李至相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雍抵其知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

邑有盜其牛者官捕急歸自歸慶上規謝厚遺以遺之故歐陽文忠公長其書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也田建中其先本滄人五季時徙家於陸黃鐵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家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磨又收家善寒蠲舍繕仍日也四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學少刻侍郎有五子長曰獨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孫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以上出王彥輔壘史

厚德錄卷之下畢

見山書語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慕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為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注上論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諉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為正

孝者有益便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皐天地未嘗右而人自老觀今之人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致生傷性固不一且以八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室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為日者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識今請而後命是平公恐發人之

惑而不得見孟子亦有所謂其無斷不忍違變人之
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垂其後以還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
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今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其敦誦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肖
坡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板山桂一竹方山僧都不知名姓始竟空門
與味長因為之語云毀譽且能辨本等利害但能動適思

王荆公勸元澤求財實頃博文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
之主予曰是悟未嘗請李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閹吏不得其賂詰且以鑠頂許於公公曰鑠
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目則奢於家則損人之病也天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
不吝也若其公惜官物亦已物謂誠檢

王荆公言古言古言古以堯舜三代為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
其所以為言不為言也

名利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
無所不為也

張乖崖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為專意於下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
若前輩往也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
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青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
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
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少年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宣卑賤是把孟
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

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為人所容為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反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

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云

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

賀凱選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編讀雜書多知小事

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植說呂甲公因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与二蘇及進詩表謝甲公

遂集古經句作一册進云此似寓唐人無益詩不如為聖人語曰君子作

事就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為也

來進若道十篇在賜詩前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

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其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

豈敢為難行之說以要書焉

為常

韓洽与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韓歸不顧疑如平時徐言曰無

念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象李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其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肯

之心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其草遇火則熟酒麻久火則冷其蔗煎為沙糖

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會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蟻飛鼠斫後狼吞燕鷗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取与之大小皆所不論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與儒後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血氣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雉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文怨曠故詩二道之云遠矧云旅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逆志如孔子於鳴鶴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自家間吸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日盼兮素以為絢兮孔子乃答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禮後乎又易嘗著其言語

无為上道有為上事是道常无用也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与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疑平陸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桓湯桀程

不以為然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趙括言父事父不能雖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為之極至亦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嶺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然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授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為抑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池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孽也以行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剛而后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与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為筥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其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和說者也致遠謂范宏甫知哉不必在於事声音貌象便須知因率易上交不諂不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已當知之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顯是非不論利害顯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

責責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后充實光輝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抵在諸已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莫不畏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門而貨殖何也中立曰父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勤難

原明答問秀若云響之者過其實較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詰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鄂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藥黃為心朕獨人魏孝宣之用
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大府寺錢六十餘万詔令非特旨不得於諸處借支一

中官挾周禮廷指磨夫內府之類惟正及古不會然之遂服

上善鄭谷雪詩為象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輕飄僧舍茶煙濕改
禁中諱危亂傾覆守宮中皆不敢道着

胡奪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贖至完劉安上决册子參至完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屢托人責金零賣了銖兩不足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水碑常打損河口云何不用開客云黃河水非他處出擬水

下水流積壘而起聞無濟於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尹主妃本房无子孫雖生前與他秀第姪並沒官文戶只得五百貫

鄧縉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

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培
刻之心也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妻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
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

又不敢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七十萬今使不盡。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滅善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私是有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上在此。何暇管地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謂論說人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知。幸做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自說。然說這箇好。加箇必不好。又不知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致廉。

上罵所以助罵上。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資感之卿。荆公論弊。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周室班。帝祿請侯。惡其害已。

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秋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

刑。

韓文公詩。號狀。賦謂鋪叙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藝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司命。自息遷更。叨便

部。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為君愁曉寒荆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意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无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寇辱若驚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于戈看厥恥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知發魯公莫懿有云西方有與之句蓋取於此與戎與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大子分明是决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為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

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皆人情也沛公所為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蓋亦反其本矣

醢醢有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教子細何妨

管仲魯西之所不為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該大人則執之與我得志弗為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偽也非心迹之真判于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揀難底問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階未畢進揖未答下畢到尋常揖處方答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 神廟 七 問張載邢恕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日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為不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大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起於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諸事之機會臨薨謂求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為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暎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駢驥病沙晚鶴鴉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香半傳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抽古苔畫龍蛇肅因見此而有感也蓋橘抽錫真龍蛇皆禹之事也穴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圍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為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賈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藁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為文王姜里作乃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誚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重自責也

神廟愛功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本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羃八尊畫布以羃六彝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勺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摯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鱠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為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嘻不嚴故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嘻之理嘻嘻吁皆誰意也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之遠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右五段張凡世間一切好惡并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猶

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為法真如性上顯現種上差別境界遠順美惡皆是「鉢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上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為二不言則與之為一矣幾與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論理論己之所當為須從根本論上事論古

人之所為須就事勢上論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眾人也無為其所不為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期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李得怕人知事享萌心劬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為右妃之德非謂文王右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為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為善也

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邵伯溫曰北

修為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為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為何人耶仲尼多愛上義子長多愛上奇何軻也曰孟軻也若荆軻若子盜諸幾隻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辨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

倦

農師上殿 仲朝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舉石為舉石之力北

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去退范魯公箕王宮傳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西方與師恭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

富公以十萬和親於北為利不細深甫云

奸詐為者多計甚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激而漫不省事者

能且順 致一所富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寓非迷理須頓悟事須頓悟

陳恒執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後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大下車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潘允行謂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朕云乃於移文化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慎

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即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曲禮曰母不敬母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

經也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說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即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守節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

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劉輝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人
往七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
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林述中云范堯夫有
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蓋所謂罪疑惟輕林述中
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
此為誠後為忠義第

王玠玉密人頊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周煖蓋脾喜溫不可以
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
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漳瀉乃於廳
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遣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予正愛善
衛生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藏之氣終歲流
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
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尔
之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
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碗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閉時亦好如此莫待急
時

潘渭老云孝道須要心与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去即忘本性也本是
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与性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竟又云孝道人須
於動中求靜又不可為動所以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感卒難忘
自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伎

出无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礼以刻薄為聰明以鬪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謁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珣庖而

謂能精於飲餒豈若調和適口胃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晁大傳迥謝事燕居獨處道完不治他務戒家人无輒有請准二饌以時
而進既畢即撤若祭享然子宗慈懼正字易章服請謝公亦不顧其夫人
嘗密視之但見瞑自端坐鬢髮垂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礦成金得
班珣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无一入
呂與叔陰官不應卒或問其故曰不敢拚祖宗之德張思叔云荆公虎嵩
詩固好然即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无
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牖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議其黃昏未到得燒殘絳
牖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
昏已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
杜云乃王其作荆公時在座間語离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
他人之子富人顛行而使人有輿貧人不得而行而又肩輿人是皆曰以

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
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
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也地不
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 右四段刘扶浩
望杏而耕必杏為候也或改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習
呼妻父為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

三公以下例選一階張說為封壇使說督鄧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
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

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為泰山呼怕叔丈人為列岳謬誤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為常談非也班固敘傳所載彪對隗囂之問指王莽

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引領

凡人所為孰不欲是各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為以為是也謂自護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交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交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交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

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麥積撰一个友甚不得李及

趙清獻不高声文路公未得力用非崖食時魚是省下工夫為孝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

神考云有卒狀十二紙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寿朋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十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詩

長辞何不一貫三百好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云国一身輕似葉交名千古重於山又有送詩云好

斬佞人頭上血未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交名已

振除余雜言李頌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

俗吏也使尔多才吾為尔宰共才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為漢立社稷

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為遠祖本朝狄青人勸尊梁公辭曰子儀人

豈可以声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答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云慈悲

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真

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李和其韻云四惣城盡讀書灯窓外唯聞步鐸

声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越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与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

居游士以礼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呂許公常以澶淵之
後問后進答无契者或云此後非悉甲以出不能突勝方本朝得天下四
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方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
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鐘應否對云某之應幸得
得而已暢第五甲舊法无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
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无事

慮而後能得七者對失之名人為利欲沈湎若失之者幸者能慮而得之

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並暢

擇之謂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推以得中故廟堂之上諭以持衡物來

名聖人能之吾輩須放過了應定夫謂次山云

大率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幸莫大於本末終
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
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无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
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
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
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率論意
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后知至此盖可以意得而
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故意誠
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
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幸莫貴於自得之非外也故曰自得

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之莫大於誠君子之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

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孝之至也

心至重雖大至輕雖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夫子循也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孝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孝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不而飶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也又重思之也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孝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也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聞多能皆是

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揚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孝自微而顯自小而

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若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

與性一也

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

性善

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孝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孝歟其亦未舛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有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

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有信者所行不疑
孝貴信也 在誠也 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之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孝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

不可欺也
孔子曰悖也慾焉得剛其美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孝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

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
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孝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外非聖人之孝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孝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

李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異採同異者是也是一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李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李也以其合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李者非李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矯之弊矯矯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在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李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馬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李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言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品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實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實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素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擢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李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為擴而充之化盡之所至為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於聖

也

也

也

也

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性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無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特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向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爾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戈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後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蓄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君子之學也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上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賦其性歟

有求為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其善能善而善息然後可與道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上而化之則可與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上之

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左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嘗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新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審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必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三百七十餘節民之惑而強人以不仁也所以防其欲戒其後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百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孝貴乎一一則明也則有功德盛者言博文盛者言亦得

名教之孝君子孝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成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孝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孝之道必本於思上則得知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作聖思所以睿上所以聖也

孝以和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蓋子所以度越諸子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人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不則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理是類乎其必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書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能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祀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目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生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得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
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博問韓愈曰外愚博外皆非孝聖人者也揚
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之其識未矣其
亦不善孝矣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
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
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孝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孝而不能成其孝成而
不能行其孝則焉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
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惡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
矣而未有疑能為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
者人也親人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之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及人之幼惟能尊賢及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入之

學不可少不誠上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誰
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
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况欲為君子者
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較其身之達否
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
食而壽悲哉

見攝王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違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曰益光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
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上然後春秋作春秋
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代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
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
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責本而親用者亦
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類居止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度九糸無長物研墨
刀筆終歲不易其生平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箱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
亦無若行履雖年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
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嘗懼弗克堪胡石至
請純夫曰大哉王言又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為溫公章進書表開謝純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
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為蜀公章進樂表云法已
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為至難理若有待又為申公章進
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
肯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上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
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即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領表扶護歸過荊州見山谷
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為諸人講左傳一授
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黃魯直表問疾欲退純夫揖魯直立戶外與器
魯直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之東坡訪純夫求所
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復自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

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書掛名豈待我獨
立自可當雷震蓋紀實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
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
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少游直似却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諸請手
曰文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為法也

東坡謂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某但涉律為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
曰近方見此書有二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藥城先生於
穎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手吳中應天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
理詬謔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之間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
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

足下之文應進士率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李文且
習進士吳詳謝而去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謁曰哉邑任滿例
除盜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各曰公望矣審當
為盜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其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
退其子冲突聞此語因問白公曰說与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
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告之

范純夫父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村制知梓州翌
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
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為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于是公
不復有請

賀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後官及魯預編校者張美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
前水五千里公帶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細書東洛布
成均網維遺逸三千載筆削與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曰益稽古憲

百八李海
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曰今為汗簡人鄭閔中祭酒閔中先生也年老
得請宮祠太孛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幾故事不報公有詩
送閔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稱閔中長者嘗論邊事
閔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象山常陰雨謂之洞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洞天常洩
雨象頂半藏雲為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
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為之當為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
子好孛也溫公事无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於公而
后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路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
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祥從子弟畢集听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希符講每造途英过押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

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維簡一言公大以為失跡陳衍初嘗
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效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閱者云煩呈覆欲知曾到門
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就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
敢高言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夫敷上疏論特事其言尤激切无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動以謂
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問言之公曰吾出鈞門關樞范秀才今復
為一布衣何為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敷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為榮而
議者不以為當也劉莘老深况之終於貶所因尚誅之言朝廷以二公既
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察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亦停官竟
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公欲為文移
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

純夫為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前為深相與至

厚然不聞焉引卒使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一於朋友
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即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無問蜀公并賜茶藥又
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為路費自太后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賜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

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若游藝則
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
必規日月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
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无所受皆感位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文見
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后三日殯於寺中賓州人
李宝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
唯安穩故餘必得福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尽拔獨北

山應飛不致少年之其如其言后友自嶺外來者云之人至今廟祀公於

北山

純大云有者人矣之其王字

神廟蓋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

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
范公時為奉詔即秘書省正字 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入問疾太
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后更不敢至禁中太后嚴禮法其意止為宮人
難迴避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 神宗疾大漸太后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襪子十
束放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袖進 哲宗即位柩前衣此指

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后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

純夫云此太后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彫鏤不可
得而為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云若
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
甚事不因忙后錯了

劉器之云富弼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交常而逆德成賊和氣也為性命之本可
不室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於公吾与之終

溫公以揚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秀他豈
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孝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孝問求放心余曰魯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
畫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却煩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后世學者求

於言回若尋符深藏牢閉將誠緊守定應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
世一世開汝門依舊不見操之則存向甚外着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

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後皆自感

道及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大事斬却生根自无死憂如何是生根

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体便知得身之体知得身之体不
妨說箇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諸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晁氏客語畢

道山清話

李常為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非喜勝日復其徒呂
惠卿等陰奪竊計思以口舌以文勝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為憂
驚朕師以百姓秋歎為出自悲并之言以卿士會議為生乎怨嫉之口
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且言理財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
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憚開無閉之口吐將傷之舌為陛下反覆道之
凡數十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言無臣
僚說得如此分明特使為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
覽李常奏豈不恨也有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收笑而不對神
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
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后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孤媚

獻例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時埋竹筴數十問之則曰
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入也豈可

以此為防命取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救召神干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各降其基故當時改六一基為基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芹

秦觀少游一口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者於所居聖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愧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柯據少游曰山谷黃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為名

院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媒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書浮屠妻薄在末因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魏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於其言不可力報亦已至於叩頭流血尊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无敢言者薄因此得進用何斯卒詩云長安石碑用礫之方也錄於續精谷缺訛橫道已足象况復鐫裁八軌甃有如天吳交

名頡之黃庭堅嘗有怪推重之嘗與斯卒簡云老杜皆寤不記貴字少奉字曰斯卒取色斯卒矣翔而后集但恐或犯公字字爾薄自諫議大夫知求只軍即除樞密副使

期本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予嘗言齋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二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門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問為中承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參正吳奎言不押班馬已父承相承浸成廢禮非始於二人陶以臺劾彈劾卒職使可何至引陶皆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功詐翻覆情態方狀邵安簡尤反攻奎言陰陽不利咎由執正奎乃言由陶所致所

言顛錯奎遂罷

魏公之日至諸子讀書惟見卧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僕公何用僕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也死于此汝何以處方一奪入則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古人青糴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此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正且言姦聲亂色盈溢耳目欄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有隨執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子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幸於上前刻真父常對人言內官如万得只消是尋當文談

魏公在求只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蹙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類上有塊隱隱是礼拜當非佳士德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十一

折宗也... 折一栢枝玩程

可外時變折

折宗取擲于地終謂有不... 子聞之

不樂其言也云不一得如此

温公在未與一日行同忌香... 客... 有事... 公... 烟... 倒... 公

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言詩國為人凝嚴... 重每兄宗聚話玉... 子華... 論... 生... 行... 自... 示... 嘗... 有... 一

言

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目晴... 公同行至... 言韓公... 過... 依... 寺... 神... 祖... 從... 祀... 公

身致敬康即笑曰无乃為佞... 韓公亦笑自是不為也

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 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 醉... 共

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 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及庭家事... 且... 大... 公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 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門勿... 也... 后... 聽... 公

不出貴妃乃有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 陛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為獨

梁相適房声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尔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上契丹亦彼國号令无故

而自云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知官吏者至

自棄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為提點府界縣鎮察公事廉得其

事迺讀自今非延及勞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无遺火者遂著為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為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

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

即今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

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决不能去之既而上即問說後唐間

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乘

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殿即后也臺臣論列尚美人

上曰隋亦何去矣豈容其尚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咸笑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蘇禁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

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六

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余二日在縣府官次中見一官員与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

守將奮臂抵掌厲声之状次又作孔目官皇慎翰躬請罪一

扶有之声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眾中坐勿訖曰是何輕

坐敬皇后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請延言及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亦曰

前代人君雖在宮中不亦出輿入轎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后殿止欲

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

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羅黜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敗壞不向玩好不用

玉器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又法前代只消

畫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為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靜且一書一卜仙
因為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穎昌時元祐甲子二月廿六公一行而
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朱秦觀厚薄之徒撰次國史以去其不
司來之卻揚畏屢策為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具安詳
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差察御史周鈇名正
連上疏父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
踰領而卒人頗寬之

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理下得仁字極
中一日會暴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孟浪時真父偶在座
約一池潭誰詩也其人無語

士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一平時
新兩日大書小楷行草盡凡寫七八紙擲筆
給事石

言近時印書盛行而一書者

一入

盡掃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涂遇一士人取書自
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
器之癖不之真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
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
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上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
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个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
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求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
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
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孝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孝何如秩曰此商君法尔步過六
尺与棄灰於道者有誅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实為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為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
鑄者銅器時張天堯為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交前代

古器重寔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竟只怕壞了鉞兒磬兒

呂晦叔為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列貢父在坐忽

大言今日必是一個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

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

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后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

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也何不應命又聞三遣

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

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彌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為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為先帝子而弼引為

管軍却公巧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

寮同議以為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既無根徒淫

言絳絳卒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

請外知荆南救過門下何知知封駁事封还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獄皆

以不見傷為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詛則其可免乎竟殺

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為御史裏行子之不報得求

全臺上殿不詩求自貶不報於是劾堯且并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

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猶立殿上梁莊肅於樞副曰

宰相豈御史薦耶叱使下殿上莫不驚愕相視於是貶春州別駕又

改黃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能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

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圍手交声以手中

熟水澆之從吉者自言與季文定是族人仁宗既即位從吉使其謀

乘間言於上曰頃時生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其謀

因八大王取金子熟水李迪以墨筆撓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即則出

百川李海一
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孟中墨大便不會根究翰林
司且渲筆在熟衣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繞到禁中使其出去却
是徐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且是无此事必是李從言唆使尔
輩來說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書乎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度七見
詩七惚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有解裁入善到虛降人說項斯因問
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若詩律已如此想
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淮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備觀子姪程謙真甚謂門客曰奉茶只須
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弟自此當今日七講五經依次弟觀子
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元命時雖工无益

東坡在虛堂一日請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偏即再三咨嗟
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於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
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其不肯睡連作冤苦声其一曰也

有兩句奸作乳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
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

鑿哉

秦觀南遷行次柳道遇雨有老僕膝貴者久在少遊家隨以南行管押行
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殷珊策杖而至視
少游歎曰學士上上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焦地自家做甚
來陪奉他門波上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
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
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大笑也

子瞻愛社牧之而言官詩自言凡為人寫了三四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管營召生肉蠅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於獄
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後其兵輒死
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干背已足病亟又從而禁
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士欲大用輒曰向來无故肉

入至今人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死劉氏為后劄至完上疏言不當立而伯者三王之罪人
也其察立之會載其猶有曰无以妾為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至上
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
下何以處之不洽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貴人
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今陛下為五伯之所不為者皆完請至
北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傳新州羈管當時人見至完
之貶大峻而未見其疏遂有士人偽為之者不察至完者錄其偽本以
進有商王傑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邀名其實非也上
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人甚眾

曾紂云山谷用集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大尔山冉冉成
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垂晚景
曾閉閣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飽春來夢何處今眼到東川山谷
云渴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看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

里地絕天懸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
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紂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
范寥云寒往宜州曾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人而忘其為何人
詩也曾阻雨衡山耐聽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寒以紂點鐵之語言之
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人問邵堯夫人有瘵病何也堯夫曰胷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
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為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
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紂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
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道人相
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
事總成風雨去休上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上自羞倚欄高可若不能堪者是月

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牌胞又作未酉亥牌胞寥嘗得享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卿音及效人舉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對
後亦如此

李公擇每飲酒正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京書徧見諸公貴人者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
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嘗靠者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者月蒸溫
時其餘客所坐者皆所著屐者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屐常乾也公所
着衣服每易以瀚濯並無垢膩猶難敝亦皆潔白子弟書之中皆坐
草縛墊子或杌子初無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脩飾邊幅其衣巾常
整七然公未嘗以自視之每遇進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行
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北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
勸其服而進、每舉此以戒吾家吾姪

王荆公謝公數詩二首枝孫陽萬本母許與滿門陶令林彌岸韓侯數

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總括着經卷便
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鎮母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
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為不重黃庭堅公曰
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有得否公曰

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語資承順惟
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
以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為京兆辟張先為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寓意先字子野能為詩
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為之詞其後王
夫人寢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

效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春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慨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丞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符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為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湯長育往寺以養名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掃其為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為亦不暇為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北之漢唐最為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桓用此以為外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感之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

有云章妙步則難之木礙冠則安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揚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与周即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后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去去義山字書其傍曰牧之蓋兩家集中

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后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跣躄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如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禮言唐兼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
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畏觸上僕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
髮頭撮數小角見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僕頭以進上歎
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
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輔臣簾前論事其上忽顧一小黃
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興俄
聞御屏后小鐸鉦之聲交作頃史即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指子再
端拱而坐有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為侍后時遇其生朝會宴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為壽子
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
者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
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后是其模樣滿坐
烘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其后朝工類

其誼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八仙人出涉注高情猶愛水重卿之語

子厚謂其誠已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戰者博學知治亂入侍二十二不出尹庭鄰人有不
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談甚喜之至是命坐
賜茶戰乃趨起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鴟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
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東
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万年錄開寶史譜
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見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正事堂上或去自
王文穆太拜后史筆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后漫不知所在既而土皮
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
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牙見今皆為人節略去人小有知者知亦不敢
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會於張即口巷見張之弟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

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必者隨李溫入朝太宗時必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必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上菜美而已臣愧非薄而被更以為羨上故其亦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僕行家一人同其食時直入其家必方對客飯於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上初飯菜羹仍皆麤罍陶器上真其不隱時号菜羹張家必三子益之昂之查之皆嘗以為即官至今被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為人剛直既參大正与介甫議事每不協常与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辯上王其說子方不勝憤懣對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申孝悌其實不曉事今与之造化之柄其俟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事篤辛其弟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開上至開目而曰願墜下早竟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省有之

問其家事无一言及薨又幸其弟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執若人為國祗柱八字印以御室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嘗親得見為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正數年和休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曰于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室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低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法度四方万里未為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太后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贊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為女堯舜方其幸廉每自号今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宝寺塔表表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无所見去寺漸明后二

日宣仁士僊

嘗聞穆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禁于泰山東嶽何下謂之朝拜加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冰寒甚哉欲裂面墮括人皆閉戶道无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推甚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有見馬高數尺中士皆不類常人識扇車乘皆如今乘与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幘頭坐黃屋之下亦微聞敬禱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云真君已歸皆相顧合堂中夜方不聞人歸又明日天氣復温中揮扇而行后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還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查案自壞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三介甫改闕為閣黃魯真對衆極言其是真父聞之曰直是怕地

劉真父嘗言人必爲劇極有可人處揚大年与梁周翰朱昂同在禁取大

年也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於后亟握手曰不要与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極群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声介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絕

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李究教授二三小兒間与之語言皆无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為兩段其一塗好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箠中物也間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蔡書間亦有李西臺川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迎村李究家今從而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与小兒作畫卷及糊牕用于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文再往至今為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暑見臨清流有竹籬茅
屋望之極雅初有脩竹長松二道士臨流奕奕於松陰間其一疎髯
秀目其一美少年肌体如玉見公擇未嘗欣然也與之語則凡俗鄙俚
入其茅屋下往也堆積稟結壘年之類于其處如穢汙如僕斯然忽問
予能飲否予曰祖能之其少年道十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時臭
敗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僂也乃危坐斂衽滿引不
敢許其盛酒物乃一天盆飲於破陶器中徐顧予侯曰此人亦得乃與
之酒一陶器二道上先醉長嘯而入予愈疑為既別數里許詢道旁人
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还俗而分其家
才耳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右對侍遊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
左右皆失色瑗曰恆文不諱后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為常上微笑
曰又却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雖曰尊然然坐
尔君父之名亦未為久上嘗詔具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制講讀官坐而講讀別置書策於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以
疾上出久之忽有內侍官自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讀官起
立御案前講讀自是遂為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為侍讀以言道之所
存請之天下有旨下札官議韓維以謂當賜坐劉夙以謂不可紛爭不
已議於上前維曰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猶何高踞坐吾儒講主人
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哉曰彼豈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約亦且
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彼耶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為道為己重且於
是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上坐講太皇曰皇帝幼冲豈可先
教改動前人制廷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已便
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搜扶
幽隱以盡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之不知毋輕議造事包容狂
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得下不顯其推臣務
快其私怨非泰陵實壽之富然以不未究流人之性復悉以望息而特

敘尚使任汝濱時受此又復不解疆場之嚴歲歲蓄藏之積有城不守
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旨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
留禁中阜墀曰是再貶雷用司戶端叔后坐黨籍終身廢棄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為永天寺藏記

取辨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詩此特一事耳
其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
感疾之因世宗至於失聲而突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大河數處波浪勇起亦有聲如潮水交交
餘數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繫度一僧真父不之天曰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

箇人問之曰彥國母與僧對話往上海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
禍者故目擊數人之不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為當

道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礼一日一士人以書贖見公讀之
終卷正色謂予人曰朝廷有李文有科卒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退之

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后冉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請關

曰參正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闍者曰尋常未相見者僧亦只是平

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襪直是不友錢才
闍者曰也半着佞面士人曰便那駭不得些小美看孔家士面人傳以

為笑

元祐五年先公為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純仁去

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又問何設教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
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尔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公著去年卒

子位初不曾外補乃次嗟曰朝廷初見闕人先公曰見不位召用舊人
先是虜王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

此痛不敢以是載於語錄嘗因便發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
到未幾先公捐舍八年純仁再入相上者以此言之且曰魯令亦真通

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項時都十有一賣柴老翁有言少時嘗為尚書道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

相傳為大將軍廟林應如響潮友斷碑題額篆漢大將軍三公之碑
在壁間堂后官香燭牲酒无虛日亦需安廟者每有大除拜必先示朕
兆一夜聞群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運既當限只得此末怎奈何朝
廷去裏一日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哉特定豐三曉方
不聞声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正而去初潞公再入劉摯於簾前
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彦博教之付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
然也吾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為嗣者文太師申后策立
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須改史宣仁既退歎曰劉左丞幸是好
人何故如此摯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紙背友云音声不還
尚有就問之礼九故以喚時陪親祀之朝勿以進退之殊云云
院入此五句下漆而廢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
事四朝七換節鉞為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求與大名秦州者再
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矣既而

黨論與无所不有矣

華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后華老作不之記自辯劉器之為
其集之序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書夜不傳声雖大雨雪亦然行
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后行亦无止宿处每誦數十句
即長歎一声曰恁奈何无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天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
人論也民明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公与坐
客各奉兩大曰公曰說得通透后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伏景仁曰尔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后為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吕晦叔之信佛近天依歐陽水叔之不信近天躁皆不須
如此信与不信統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温公外說陳升之如何温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
風俗如何得近厚支問王安石如何温公曰天賢僻執好勝不曉事其

物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公曰
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无才何以動人主

司馬若實與呂言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
非何至乃尔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釋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
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个福建子弟生斯合得者

趙先生蔡州人后往來无定蘇子由謂公極愛重之嘗言人將死不惟門
戶有狂相視僕史輩亦可知浴中士大夫家僕史往也皆官樣吾嘗觀
生人將死其僕史輩必言字軒昂仍忠勤不為過主人將替僕史輩綴
不偷賤便一身死焉周世宗与本朝藝祖方潛光時識者識其門下人
皆是即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性以觀地獄賢灵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
与之對跖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一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
而竟長老者流汗被体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
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負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姐矣明白劉宅逐

趙先生

京師亦有墨玉講師者有德行每為人誦梵網經及講說因緣都入甚
信其之病家往也延教一日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趙
謂僧曰立尔後者何人僧曰願愕然若久之自是僧亦更修謹除齋戒
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即往一錢亦不取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鐘鼓成
声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門即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間但呼
正陽門也

明肅既上賓時遺詔以大妃楊氏為皇太后軍國大事內中商量閣門從
百官班賀皇后時蔡者為中丞厲声叱曰誰命汝來不得進班閣門史
皇惧而退既而執正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太后垂簾豈有
女后相繼之理議未定御史庞籍奏言適已將垂簾儀焚了矣敢有異
議請取旨斬于庭左右震慄后自屏後曰此間無固必於是刪去遺詔

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寔自察齊先發之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誨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有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必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李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兄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善自是注意未幾執正

程頤一日在講筵曰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杲不知何為泰陵曰聞其有禪李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所講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為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杲之名如何得達上復不語既罷講頤即移書兩省諫坡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兩宮之委任抑且負先帝之厚息於是頤稱病在假太

皇夜遣使至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既服不是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參既朝參又明日當講既講畢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頤曰人主好佚未有不為國家之害陛下知之杜稷幸甚越數日又因講次頤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帝之變化家為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孝勤正誠有之終其身无他過止緣好佚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餒死子孫皆為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禪僧已曾說与卿更不施行頤曰願陛下取梁武帝紀一看不然臣當據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時一從官其父本胥也屢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輩極嚴少有過率即黥配親之有勉之者則曰吾豈不知但吾為民父母之官豈可見病民者坐視佚不治也其為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官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

草声之句膾炙人口又有云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
目為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孫因是而貴
太宗朝為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交科甫改秩為鹿
邑縣以俎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与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呼起
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声气當時皆稱為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
之哀哉

歐公為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日動王介甫終日日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
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
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无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
兒曹譁呼只尺皆不聞

庭堅曰公却是李伏作家公不除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後容因謂講罷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
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鑲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

住巫山石初高懸蟻婦懸讀之吏人慘然時君突病足在假已數日矣

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

曰此詩不无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

陛下率此四句尔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見曹子固家有五代正要一百卷今人家難得之頗恨无筆力傳焉嘗

愛世不自改賜江南老有曰但有帝号何爽哉矣儻空事大之心必不

迫人於險語意雄偉真得

帝不大体盖是嗣王欲削尊稱求緩師也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

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无一字

或遺其

父庶喜其敬悟欲令習神童科幸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
愛重之八歲時有卿人欲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
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請在

百川李海
二六卷
七九
入間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友同僚曹姓者本依李季負錄入館閣不識字目多犯人錢一日因誦手贖詩

曹嬰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胡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言錢恐人作偽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

好契捧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七畫其家多貨雖真贗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華經褚河南寫蘭亭其父得於天上蓋錫賚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蘭立本粉畫受漢橫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真指可喜乃唐時

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首有小長印御製之字兩頭皆尖如橄欖核狀外標百題云應真橫軸曹問坐客何故為應其或對曰其即受法也曹曰好七地圖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二十八阿羅漢或言應真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 其人其末生時有德入曹八百見其父固謂之曰上界有真人

高降汝家自是其家自貧臨淄公既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敬
悟草香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龍賦大見稱賞賜出身奉
禮即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友閔不出其家入學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
則已脫去案上有紙大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衣猶誇將相木世
緣何日了才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

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筆神僊晏穎四字賜其家
季觀字泰伯時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
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弥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酸亦熱然
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工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
孟子其一云完稟指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疑丈人尚自為天子女
婿如何弟殺之

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馬孟子也無何酒及乃亂去既而
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

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后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留此
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泰伯一日与处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常妓皆在后圃賣酒相
与至燈前声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水方歌烈併酒擲于
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
窺乘舟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酌酒處幾多鳴鶴送潮歸晴來海色依
稀見醉后卿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案一聲檀板便敬飛既而烈聞
之遂投踪云李觀本无士行輒誼賓筵詆譏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
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无法合侂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覺膝笑謂未者
云侍語先生今后不使弟子也君謨后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
云

張文潛嘗言子瞻每笑天遂趙盾其可畏水底石軍方熟眠謂湯燔了王
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粟傾曰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
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

傾否子瞻笑曰

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
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浣理會却未此間麴麴
蓋文潛特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矣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
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與人長短人有不逞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者公承
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
雖介甫亦敬服之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
彼音奴未切者三足驚也徐浩詩法士多壞能却在末字韻押乃是僧

似驚尔

子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風雨凄然然惚竹屋灯青莢也時於此間
得少佳趣无由持獻獨尊為愧一日劉貢父率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
行迷路詩入田螺精家中未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為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諸兒出行天驕兩長善問諸兒日在雨落翁婆相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朱康叔送酒与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聽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為不出庫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房間見一僧房頗雅潔聞无入声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窓紙云尔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窈簡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風竹影蕭々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窓字粘於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王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為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与坊吏某人鞠之堯夫曰尔為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未理會符其狀以示子姪輩曰尔觀此安得守官处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

中未嘗言及后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无可謝还其書

張子頽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々然中有白衣人如伋相者子頽信之弥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体瘳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聖体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頽一日從壽卿求脉壽卿一見大敬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亦黃而光无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无所見意愈体異他日矣乃請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為肺所剋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頽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脉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气脉當絕雖司命无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后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昭陵上僊之日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声自空中過又之方寂

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迁左揆旨令試天下州縣皆建伏剎以崇寧為額時石豫為中丞其門人陳確貧士也夜過豫問豫曰中丞豈可坐眎豫曰少待效日看行与不行未幾豫招確謂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善乃是乞詔州郡仍置崇寧觀

崇寧三年四月大内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為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以褻火災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奉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免蔡知院元度曰使聖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資正知河南府送車塞道凡三日始見絕賓客然後得行禁中給賜之人絡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牕戶洞明與其他處不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先大人... 以... 子... 崇寧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碑書

道山清話

百川學海第六卷終



